

Lofoten

qiu, 2024

我们是冲着看极光去的 Lofoten(罗弗敦)。2024 年太阳活动频繁,是最好看北极光的年份。Lofoten 在挪威北部,北极圈内。3 月 19 到 26 日,God Bless Us! 同行张小红说看到极光是她人生愿望之一。听到人生二字,心中一颤。想来想去,唉,我竟然没什么人生愿望。

在 Oslo 转机到 Harstad/Narvik 机场。机场很小,取车跟取行李在一处。偶尔在英国雪天开过车,没雪胎,很滑。Google 说挪威租车都有雪胎,无需四驱。停车场有积雪,很忐忑。丰田混动,开出车场,一切都好,并没有感觉到打滑。我们到的第一站是 Svolvær, Lofoten 的 Capital Town。

租房在码头上。房东热情地介绍了一圈,隔壁是他的 Garage,他们住在楼上。外面很冷,室内很暖。房东叫 Ogen,他说挪威字母有三个是英语字母表中没有的,其中有他名字的首字母 O,写得像希腊字母 Phi,读 Eu。问我们有没有看到极光。回答说没有。他给我们秀了下手机里的照片。Ogen 说要 Hunt,让我想起挖土豆。Hunt 极光的工具是手机 App,当日 Svolvær 看到极光的概率超过 80%。朝窗外望去,近处灯光一片,远处漆黑无边。80%都没见不到,唉,概率。

第二天,天阴小雪,白茫茫一片。有些茫然,不知干点什么。对面山上都是雪,登山没可能。上午去镇上走一圈,到处积水残雪,且寒风凛冽,街上没几个人。下午,心有不甘地在山脚下走了走。晚上,码头静悄悄。Sophie 和 Jennifer 玩着长曝光,虽无极光,也不亦乐乎。

21 日依旧天阴,无所事事。看地图 Svolvær 有个 Kuba 小岛,有桥可达。岛上有拍照处,于是去那打发下时间。一路上阵阵鱼腥,路旁有晒架,晾着鱼干。虽有小雨,天寒地冻,想必无妨。转过一个 Storage Site,满眼都是晒架。走进一看,晾的都是鱼头!做饲料还用得着晾干吗?

Google 搜索,出口非洲尼日利亚。网页上,干鳕鱼头 55%是肉,蛋白质含量 15%,粉饰无疑。

1967-1970 年尼日利亚 Igbo 人民要独立,内战,食物紧缺。国际社会紧急援助。挪威的贡献就是干鱼和干鱼头。也许跟臭干子、蓝奶酪一样让人上瘾,内战结束,尼日利亚人已经爱上了干鱼头微微的腥臭味。今天用它做的汤已经是一道尼日利亚传统名菜。2018 年,价值 1 千 4 百万欧元的 6100 吨干鱼头从挪威出口尼日利亚。干鳕鱼头,Highlight of Svolvær!

晚餐过后,房东送了我们一片刚捕获的鳕鱼肉。

22 日依然不见天晴,看极光的期望急速消退。我们转去 Reine。App 上,那里可以看到极光的概率更低。一路上风雪交加。中途休息,我们在风雪中哆嗦,有人在风雪中冲浪。先到住处附近叫 Anitas Seafood 的小店吃午饭。记忆中这么大的风雪好像很遥远,似乎小时候有过。停好车,往店门走时,脑海中蹦出一句“风雪夜归人”。店里人不少,屋外的风雪更衬着屋内的温暖。鳕鱼干装饰的吊灯暖意洋洋。

下午买菜做饭,晚上一边失望,一边不时看窗外。

23 日早上起来,天阴阴的。昨晚一夜的雪,怕有半尺厚。她们出门,我呆在家。计划下午去道路尽头一个叫 A 的地方逛逛,然后去 Gammelbua 餐馆吃晚餐。傍晚天气突然转晴,Sophie 忙着摄影的黄金时刻。晚餐的干鳕鱼也不错,重新泡发以后,再烹制,淡淡的腥臭,并不讨厌,肉质口感不错。

晚上回来满怀希望。我们在屋内,一边嘟噜、一边时不时探头看天。有星星、有月亮、有白云。Jen 和 Sophie 在屋外。突然 Jen 喊说她好像看到了什么。马上推门看去,什么都没有。想起来之前有个同事提及,肉眼看不到,相机可以看到。我马上打开手机,对着天空。白云后,一缕淡淡的绿色!看见了!看见了!!越来越亮,逐渐肉眼可见。肉眼看来,并不如网上照片那般绚丽多姿、光彩夺目。手机曝光时间两秒下照片更加漂亮。横亘在天空,时而如绿色缎带轻纱,时而如瀑布倾泻而下。大家心满意足地发朋友圈,享受充满羡慕的点赞、回复。

晴朗的天气延续到了次日。天上艳阳高照、万里晴空,地上皑皑白雪、海水湛蓝。天地一尘不染。举起相机,闭上眼睛,随手按下,都是绝美照片。都说 Lofoten 冬天是摄影者的天堂、夏天是徒步者的乐园。深以为然!24 日晚上,继续看极光。

25 日暴风雪中返回 Hardstad 附近。不常比 Google 地图预计时间晚到,这是一次。